

枫叶

□ 洪放

那是流溢的彩霞吗？在秋霜，在秋风，在秋雨中，灿烂如丹，尽染层林，犹如漫天的云锦绚丽夺目，恍如置身于梦境之中。是枫叶，正漫山遍野疯狂地盛开着。此刻在我的眼中，它更像一簇簇熊熊燃烧的火焰，如果你在晚霞夕照之际观赏枫叶，会闪现出整个层叠叠翠的耀眼光芒。那满山的枫叶是何等富有诗意的壮观景色，如果不是身临其境，又怎么能体会得到呢？

古人云：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这是以枫叶来对比春天嫣红的花蕊，春天的花朵怎么能和枫叶相比呢？春天的花朵有阳光、雨露，而枫叶却在西风寒霜中愈显壮丽美观。古人还云：“君不见满川红叶，尽是离人眼中血。”把枫叶比喻鲜血，大概就是取其“霜重色愈浓”的颜色，这只是古人一种在颜色视觉上的感受而已。枫叶给人视觉上的盛宴，心灵上的震撼，却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诗就可以描述的。的确，枫叶不像苍松那样挺拔屹立，也不像大海那样壮阔无垠，但我偏爱枫叶，我赞赏钦佩它的灵性和性格。在不同的季节，我欣赏过它不同的变化，它的变化本身就是一首最能震撼人心的交响乐。

我时常惊奇于枫叶变化的过程，在严霜肆虐、秋风萧瑟中，红得深浓、红得艳丽，着实让人心驰神往。但是，当你一旦知道枫叶并不是刹那间就变成了深红的色调——它原本也是翠绿欲滴，你会有什么感想呢？于我而言，不止一次看到过枫叶的新陈代谢和它经历的生与死的变化。如果你在初秋的时候来到香山，你会看见枫叶最初向我们显示的是翠绿的色调，像其他千万种草木一样，生机勃勃，向我们和大自然展示着旺盛的生命力。但枫叶与

它的同类所不同的是：它敢于经过痛苦的挣扎战胜自然规律，使它的生命里程迸发出新的惊人奇迹。尤其在霜寒秋风渐渐肆虐的时候，万木萧疏，枝枯叶败。而枫叶，却不甘于干枯飘落的归宿，而是经过痛苦的挣扎，继续展示它的瑰丽壮美。仿佛是一夜之间，枫叶由翠绿欲滴渐渐就成了胭脂般的娇艳，变成红透似血般的凝重，最后是深沉浓烈的悲壮。这种多色的变化，有苦、有涩、有甜。苦是经过痛苦而顽强的挣扎，那不断的变化是向寒霜秋风的抗争，经过苦涩的磨炼才有了奉献的甘甜、芬芳。不断的挣扎，不断的变化，不断的奉献之美，枫叶给予我们的启迪是深沉的，回味是无穷的。

望着枫叶，细细品味，它的奉献之心难道不是一种瑰丽、壮观的拼搏精神吗？它以多彩的变化和层层的变化，向我们展示了枫叶的主题——春蚕到死丝方尽般的追求，甚至当它走完生命里程的最后时刻——像血一样深红的残叶飘零之后，它仍要化为泥土滋润着生它养它的土地。

凝视着那纷纷飘零的深红色的残叶，让人真切感受到枫叶的精神是一首生命之歌，是至死不渝的象征。而我更倾向于枫叶是对岁月的洗礼，是对生命美好的留恋。枫叶是以它本身，更是以生命的整个历程在向大自然进行无私的回报和感恩。

世间万物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就如同人的生命。枫叶的生命随着每一片飘零的残叶似乎已经宣告完结，但枫叶留给我们震撼心灵的惊艳，却似乎永远没有结束。它的惊艳经历了抗争和苦涩，是奉献的美，是由内而外的。这种美更加引得我们为枫叶礼赞和膜拜。每一片飘零的枫叶，已经没有鲜红的颜色。但是，我始终坚信，来年它仍然会化作燃烧的火焰、灿烂的云霞，让我注目。

烟火安昌

□ 石志藏

在绍兴，从兰亭到安昌，是高雅文化到世俗的生活的一个完美转身。人类有了烟火生活的支撑，才可能创造出精神层面的灿烂文化。

金秋时节，从踏入安昌古镇的那一刻起，时间在这里似乎被拉长。行走在临河的街巷，你会放慢呼吸，放松心情，甚至停下脚步。

安昌古镇，是需要细读的。它是古镇的一部方志。一石一砖一瓦，折射出安昌岁月积淀的厚度；静静流淌的安昌河，更是古镇历史变迁的见证者。

安昌古镇，是需要品味的。它是古镇的一部生活史，烟熏火燎的长廊上，刻录着千百年来安昌人日常生活画卷；街上各色的腊肠，神奇的扯白糖，还有那充满香味的霉干菜、茴香豆、笋干……尽说人间烟火。

安昌古镇，是需要丈量的。它是古镇的地理标志，凹凸不平的街面上，有千人踩万人踏的脚印；河边街巷的方石板，有粗犷的印记，更有细细的纹路，它们或诉说着从前的故事，或描绘古镇的历史细节。

有千年历史的安昌古镇，始建于北宋时期，后因战乱，多次

焚毁，在明清时期得以重建，沧桑两字，或许是安昌最好的写照。

河网交错是江南水乡的标志，于是古镇有了安昌河。三里多的安昌老街便依河而建，河之南为民居，河之北是商市，两岸之间有高耸的古桥相连。北侧的商市有延伸河边的长廊，就像古镇伸出的手臂，为行人遮阳挡雨，各种传统老店鳞次栉比，各显姿态，店铺里土特产品琳琅满目，尤其是店家现场制作的传统食品，风味独特。而分散在街巷的深宅大院，如婚俗馆、师爷馆、钱币馆，足可使游客沉浸在充满绍兴味的独特风情之中。

听说在每年的腊月，安昌古镇都要举行风情节。那时，你可坐乌篷船游古镇，看各式石桥，览古镇人在河边的日常生活；你还可徜徉其间，踱青石小弄，观城隍殿风俗、探钱庄历史、听师爷馆说法。而老街东市，乃是古镇民俗风味最集中的地方，箍桶、竹编、打铁、纳鞋、挑花边、纺棉花，还有揉年糕、裹粽子、灌腊肠，以及社戏、莲花落、腰鼓、猜谜、水乡婚礼、水乡寿宴……古镇人使出十足的劲道，展示安昌之绝。

绍兴有个安昌，安昌是一座生活气息十足的古镇，而烟火气乃是安昌之魂。

难忘那次春晓行

□ 叶向阳

常有学生说：“叶老师的记忆力太厉害了……”其实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记性好，我觉得能清晰地记起某桩旧事，不外乎两个原因。其一，事发不久，记忆的屏幕上尚有较完整的余像；其二，该事对自己的心灵有较大的冲击力。比如二十年前那件小事，虽过程简单，历时甚短，却让我铭记在心。

2003年国庆节前夕，同事老周提议：“好久没去三山（春晓），听说现在那边建设得很漂亮。国庆假期我们不妨去玩玩，最好骑车去，这样自由度大一点。”我和老贺点头响应。

10月4日，碧空如洗，艳阳高照。三人各骑一辆助动车，兴趣盎然地驶上了东去的公路。两年前，我骑着这辆公出去北仑某校，在返回的路上出了不大不小的车祸。今天骑着它行驶在蜿蜒起伏的沿山公路上，不免心存余悸，不知不觉中我的车速放慢了。老周老贺两人是急性子，于是我催他俩先行，此后在前方某地汇合。可老周反对：“急啥，天气这么好，一路欣赏山景，多惬意！”于是大家结伴缓行。

春晓另有一番景致。苍翠的群山起伏起伏，近处传来淙淙溪水声，农家袅袅腾腾的炊烟……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我们在清澈的溪流旁歇脚后又上了山坡，老周遥指远处座座漂亮

的农舍，很认真地说：“过去这里的人们盼着走出去，等着瞧吧，将来山外的人是否能进来还难说呢，好地方呀。”

顺着溪流，我们来到了久违的三山学校。时隔几年，眼前的校貌让人耳目一新。校园的宣传窗更引得酷爱书画的老周驻足观赏，那里满满当地展示着学生们迎国庆书画作品。“到底是书法传统学校，这字多老练！怪不得从三山出去的学生，有好多字写得很漂亮，人家有基础呀。”老周赞不绝口。

出了校门，大家想去逛菜市场，这次是他俩要我这个慢性子领先一步，说好在那边碰头。我缓慢地行驶到某街道时，车子的前轮不慎压上路旁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，车把一歪，车子随之倾倒。我腿脚避让不及，尚在突突作响的车体猛压在我的左脚踝骨上，我坐在地上一时不知所措……这时马路对面忽然跑过来一位中年女士，她俯身急切地连声问我：“吓告伐（要紧吗）？”面对这位热心的女士，我感到狼狈的同时也颇感意外，遂缓缓地移动身子。勉强起立后，一瘸一拐在路边打转。女士又要帮我扶起车子，我既感动又不安，说什么也不肯让她帮忙，这么笨重的车子，怎么好意思让一位陌生女士相助扶持呢。“你不能这样走动，要用热毛巾焐一下才行，不然会落下毛病的。”她一脸认真地关照道。正说着，一位骑着装有蔬菜的小三轮的大

妈路过，见状很快地打转方向靠拢来，下了车大声叮嘱道：“快接接（揉搓）其，没伤着骨头吧。”很快又有两位路过的老伯走过来，他们放下手里的农具，帮我扶起车子。

不久老周他俩赶上来了，车子停妥后，我们坐在路旁休息，我不停地揉搓着脚踝。那位女士说：“这路上车子太多，来，你们到店里来歇歇，喝点水……你还疼吗？”她指指马路对面。我这才注意到对面是一间临街的裁缝店，店面不大，原料和成衣摆放紧凑。想来那位女士就是店主。我们不好意思进店打扰这位热心肠的女店主，再三道谢后，带着感激之情与她道别。

这件小事整个过程也就那么短短的十几分钟，在我倒地那一刻，女店主跑出店铺时敏捷的步子，问候时急切的语气，都显得那么自然、真切，她面对的好像不是我这个陌路人而是自己的家人。那位粗声大气的大妈从三轮车上下来后，在我身边关切地问候，好一阵子才离开。而那两位肤色黝黑的老伯话不多，见状就说：“来，先把车子挡（扶）起来！”……这些让秋日里的我如沐春风，难以忘怀。人说“淳朴如水，热情似火”，这不正是善良的春晓人的真实写照吗？

返程途中，老贺由衷地说：“山区人就是实在，热心肠。”老周接上话头很感慨地说：“常说‘山好水好人更好’，今天我们对三山，亲身感受了这句话的美好。”

瑞岩霜枫

□ 胡光华

轻烟远岫几重叠，
细雨平湖一岸秋。
总在金风写情处，
丹枫霜醉见人羞。

水稻，水稻

□ 郁旭峰

父辈躬耕的稻田
再也不见禾秧
和翻滚的金黄

阳光、蝉鸣和汗水
一样流淌 生长的
却是高楼和大厦

孩子们只在画册里
认识稻谷 他们咀嚼米饭
却埋怨没有汉堡的清香

直到那位把一生
都献给水稻的老人离世

他们才领悟水稻
于世界的价值

他们也想
做一粒好的种子
静静地
在水田里生长、伫立
长成粒粒金黄
沉甸甸的样子

苋菜红

□ 安殷

红苋菜，好就好在它的颜色。

清炒红苋菜一定要用蒜，蒜泥蒜片随你，先放蒜和后放蒜，也随你。把菜根和老杆剪掉，多次泡洗后沥干水，切成段，油热后马上下锅。苋菜软，满满一大锅，看着很多，翻炒几下后就缩成团了，只有浅浅的一盘。苋菜本身就出水，所以炒苋菜不必加水。

一口白米饭，一口苋菜，就是好滋味。蒜片，也变成了浅红色。苋菜汤汁滴在饭碗里，饭粒马上润开，是娇艳的玫红色，百看都不厌。很多人喜欢吃苋菜拌白饭，也是这个原因吧。汁水滴在白馒头上，也会洒染，依然好看。我用苋菜下过面，面条上也沾染了玫红色，面汤的颜色也很漂亮。

小区旁边的菜店里卖的苋菜，没有根，是一片一片的叶子，我怀疑是本地的菜农从杆子上剥下来的，这可是个仔细活。有的人嫌苋菜里草酸含量高，喜欢焯下水，再凉拌或做汤，只是玫红色淡了许多。广东人喜欢高汤苋菜，加了肉沫和皮蛋，我吃过，也不错。清代袁枚却说苋菜不能做汤，我有点奇怪。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中说：“苋须细摘嫩尖，干炒，加虾米或虾仁，更佳。不可见汤。”

深爱苋菜之人，把苋菜拿来炒饭，和拌饭同样的道理。苋菜还可以和鱼肉片、豆腐、肉丝、粉丝、菌类等搭配做汤。它的颜色很霸道，会把白色的食材都染成玫红。

包子和凉拌马齿苋。马齿苋是苋菜的近亲，是野生植物，可入药。我如果做苋菜鸡蛋饼，也不算是创新吧？我下次一定要试试这种鸡蛋饼是啥味道。

也有人不喜欢苋菜，我女儿就是，说像是血水，太吓人了。苋菜红素是天然的染色剂。其实它是好东西，抗氧化，增强人体免疫力，含铁质，还能补血。中医上说，像啥补啥，红苋菜就是如此。

红苋菜可入诗。宋代王安石写的《竹窗》中有：“竹窗红苋两三根，山色遥供水际门。”陆游的《秋日杂咏》中也有：“红苋如丹照眼明，卧开石竹乱纵横。”宋末，仇远的《村舍即事》中有：“窗户莫嫌秋色淡，紫苏红苋老生花。”——紫苏做菜的颜色和红苋接近，加上老花生，都属于下酒菜。

在古诗文中，苋常与藜搭配在一起。唐代韩愈写的诗中就有：“三年国子师，肠肚习藜苋。”苏轼诗中也有：“平生锦绣肠，早岁藜藿腹”。

苋菜有红绿之分，主要看叶子。我小时候常吃的是绿苋菜，叶和杆的味道有点忘了。但记得秋天收了粗大的苋菜杆，奶奶洗净后切成两寸大小的小段，扔到腌咸菜的坛子里。腌熟后，闻之极臭，吸食杆里面的芯肉，成胶状，有肉冻或果冻的味道。芯肉入口即化，腥鲜合一，是下汤饭的利器。汪曾祺的文章里说：湖南人谓之“苋菜咕”，因为吸起来“咕”的一声。读音和宁波话差不多，我觉得宁波话是“苋菜股”或“苋菜管”。

只是奶奶去世多年，这苋菜股和芋艿藤、臭冬瓜一样，我已经多年没尝到了。